

古人論墨書記

書墨

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間不
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
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自
是人不會事也

書徂徠煤墨

徂徠珠子煤自然有龍麝氣以水調勻一刀圭服能
已高氣除痰飲專用此一味阿膠和之擣數萬杵即



為妙墨不俟餘法也陳公弼在汶上作此墨謂之黑龍髓後人盜用其名非也

書清悟墨

川僧清悟遇異人傳墨法新有名江淮間人未甚貴之予與王文甫各得十九用海東羅文表光帝作此大字数帝堅韌異常可傳五六百年意使清悟託此以不朽也

書張遇潘谷墨寄王禹錫

麝香張遇墨兩丸或自內廷得之以見遺藏之久矣

今以奉寄制作精至非常墨所能髣髴請珍之請珍之又大小八九此潘谷與一貴人造者谷既死不可復得宜寶秘也

書龐安時見遺庭珪墨

吾蓄墨多矣其間數丸云是庭珪造雖形色異衆然歲久墨之乳真者多沾疑而未決也有人蓄此墨再世矣不幸遇重病醫者龐安時愈之不敢取一錢獨求此墨已而搏遺予求書數幅而已安時蘄水人術學造妙而有賢行大顛蜀人算驥善療奇疾字安常

知古今刪錄張仲景已後傷寒論極精密審其療傷寒
蓋萬全者也

書呂行甫墨顛

呂希彥行甫相門子行義有過人者不幸短命死矣
平生藏墨士夫大戲之為墨顛功甫亦與之善出其
所遺墨作此數字

書李公擇墨蔽

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逼近有人從渠許
來云懸墨滿室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云非

人磨墨、磨人此語殆可凄然云

書李憲臣藏墨

余為鳧繹頴先生作集引其子復長道以李廷珪墨
見遺形制絕類此墨以金塗龍及銘云李憲臣新蓄
賜墨也此墨家久而黑如此殆是真耶

書石昌言愛墨

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
當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為好事
者之戒

書沈存中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
甕今分寄一罍大業拾遺記宮人以玳綠畫眉六石
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烟
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書所造油烟墨

凡烟皆黑何獨油烟為墨則白蓋松烟取遠油烟取
近故為烟所灼而白耳予近取油烟未積更掃以為
墨皆黑殆過於松煤但調不得法不為佳墨然非煙

之罪也

書別造高麗墨

余得高麗墨碎之雜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劑之
為握子殊可用故知天下無棄物也在處之如何爾
和墨惟膠當乃佳膠當而不失清和乃為難耳清悟
墨膠水寒之可切作水精贈也

書馮當世墨

馮當世在西府使潘谷作墨銘云樞庭東閣此墨是
也阮孚云一生當着幾緡屐僕云不知當用幾丸墨

人嘗惜墨不磨終當為墨所磨

書懷民所遺墨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而不黑固為矣
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
而不浮湛，如小兒目精乃為佳也懷民遺僕二枚
其陽云清烟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既黑而光殆如前
所云者書以報之

書求墨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着幾緡屐吾有佳墨七十九而

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

書雪堂義墨

元佑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
三十六丸凡十條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
深淺若果佳當擣合為一品亦當為佳墨予昔在黃
州隣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
罇今又當為雪堂義墨耶

書北虜墨

雲庵有墨銘曰陽崇鎮造云是北虜墨陸子履奉使

得之者

書廷珪墨

昨日有人出墨數寸僕望見知其為廷珪也凡物莫不然不知者如烏之雌雄其知之者如烏鵲也

書茶墨相反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為貴墨以古為佳又相反矣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若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

小啜之此又可以發來者之一笑也

書柳氏試墨

昨日有人點第一網龍團香味十倍常茶如使諸葛鼠須筆金蘭子入手不似有鋒刃惟有此物似之元祐八年三月十八日過柳仲遠試墨書此墨云文公檜鸕鵲不知其所謂也

書李承晏墨

近時士大夫多造墨工亦盡其技然皆不逮張李古劑獨二谷乳真蓋亦竊取其形製而已吳子野出

此墨云是孫準所遺李承晏真物也當以色考之仍
以數品比較乃定真偽耳紹聖丙子十二月二十一
日書

書潘谷墨

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為非市井人也
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
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
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
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跌坐井中手尚持

數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

書裴言墨

潘谷郎玉裴言皆墨工其精粗次第如此：裴言墨
也比常墨差勝云是與曹王製者當由物料精好故
耶

書王右佐所蓄墨

右佐所蓄新羅墨甚黑而不光當以潘谷墨和之乃
為佳絕今時士大夫多貴蘓浩然本用高麗煤雜遠
烟作之高麗墨若獨使如研土炭耳

書潘衡墨

金華潘衡初來儋耳起竈作墨得煙甚豐而墨不甚
精予教其作遠突寬竈得烟幾減半而墨乃爾其印
文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皆精者也常當防墨工盜
用印使得墨者疑耳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已
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元符二年四
月十七日

書海南墨

此墨吾在海南親作其墨與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

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擇也

書孫少靜常和墨

孫少靜用劍脊墨極精妙其文曰太室常和常和蓋
少室間道人也賣墨收其贏以起三清殿墨甚堅而
黑近歲善墨唯朱覲及此耳覲九華人

太室嘗和其墨精緻極善用膠余嘗就和得數餅銘
曰紫霄峰造者歲久磨處真可截紙子遇不為五百
年後名而減膠售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
嗣取悅俗眼而作沒骨花敗其家法也

試墨

世人言竹帝可試墨誤矣當於不耳帝上竹帝蓋宜
墨若池歛精白玉板乃真可試墨若於此帝上黑無
而不黑矣褪墨石研上研精白玉板上書凡墨皆敗
矣

試東野暉墨

世言蜀中冷金箋最宜為墨非也惟此帝難為墨嘗
以此紐試墨惟李廷珪乃黑此墨究人東野暉所製
每枚必十千信亦非凡墨之比也

記李公擇惠墨

李公擇惠此墨半丸其印文云張力剛豈墨匠姓名
耶云得之高惡使者其墨鮮光而淨豈減李廷珪父
子乎試復觀之勸若不好書而自論墨拳：如此乃
知此病吾輩同之可以一笑

記李方琳惠墨

李方琳遺墨二十八丸皆麝香氣襲人云是元存道
魯倅陰平得麝數十臍皆畫之於墨雖近歲貴人造
墨亦未有用爾許麝也

墨苑古今論墨書文卷八
記奪魯直墨

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筆鈔墨求之常携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魯直甚惜之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鷲遂奪之此墨是也元祐四年三月四日

記溫公論茶墨

司馬溫公嘗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亦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清香是其德同也

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為是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醜老全翁元之敦夫子瞻同游南屏寺僧謙出奇茗如玉雪適會三衢蔡熙之子瑄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茶欲其白物轉顛倒未知孰是大笑而去

記梅南作墨

己卯臘月二十三日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九八漆者幾百九是以了一世

仍以遺人所不知者何人也條松明一車仍以照夜
二十八日三鼓作此帑

以上東坡外集

近世人士游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韻創意出奇如晉
韋仲將宋張永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肖手製加減
指授善工而為之耳如東坡先生在儋耳今潘衡所
造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
用金花胭脂數餅故黑色豔發勝用丹砂也

余嘗於章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晏李惟益張谷
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學所製患無佳墨

取四家斷碎者再和膠成之自謂絕勝此其見遺者
曰謂序臣曰此亦好奇之過也

余聞之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
精烟而不能佳絕者膠法課也如不善為文而取五
經之語以已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終不能佳也
余為兒時於藍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
潘谷十三家墨斷珪殘鏦粲然滿目其廷珪小槌歲
久不見膠彩而書於帛間視之其黑皆非條墨所及
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為書杜詩十三篇各於篇

下書墨工姓名曰第其品次云

以上春渚紀聞

晁無咎作廷珪墨歌

君不見江南星官有諸奚老超尚不如廷珪後來承
晏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傳攸破碎髣髴
尚見蛟龍背電光燭天星斗昏而痕倒海風雷晦却
憶當年清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銀鈎灑落桃花牋
牙床摩拭紅絲研同時書畫三萬軸二徐小篆徐熙
竹御題四絕海內傳祕府豪芒惜如玉君不見建隆
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

寫西天貝葉書

李太白酬張司馬贈墨

上黨碧松烟夷陵丹砂末蘭麝凝珎墨精光乃堪擬
黃頭奴子雙鴉鬣錦囊養之懷袖間今日贈余蘭亭
去興來灑筆會稽山

東坡謝宗漢傑送李承晏墨

老松燒盡結輕花鈔法來從北李家翠色冷光何所
似墻東鬢髮墮寒鴉

李廷珪藏墨訣云

贈尔爲玉玦泉清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
鄙意爲玉玦便是一雀款背書此四語本色妙語
也前二詩書墨背皆妙遠勝今人也

朱萬初墨

虞文靖又稱朱萬初之墨沉着而無留蹟輕清而有
餘潤其品在鄔圮父子間

古製墨法

古墨法云烟細膠新拌熟蒸勻色不染手光可射人
造墨惟膠爲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之法取新鮮牛

革及觔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割不用
入治成膠即以和烟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
膠材皆牛革之棄餘故雖號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
恠乎墨品之下也徽墨今名第一者上比潘谷蔡瑄
中間猶容十許人况李廷珪乎

名公書啟

大司成玄圃蕭公書

八行勤重愔對芝容疇昔之歲星聚都門雅韻照人
清言絕俗一別春明幾更寒暑矣足下匿景埋照沉
浸乎繡帟雕龍之業仁風在握獎借逾涯把讀園中
草練毫之工與隄靡益美程先生詞人也奈何若函
開老氏僅守其黑為哉要以知玄知默惟道之宅英
雄輩所欲消其硯礪逸於墨意存斯乎蓋深遠矣足
下風誼甚高才情庾為諸君子迭相唱酬繁若雲錦

胡侯謗：者之續貂為將無類蟠虫指爪而甘之不
佞所未解也帝恐赦將負重享懼且灾木又二豎見
侵筆札之事久矣離索侯病少間當於獻歲圖之便
當附在荆巖兄以奏記室之下勿督過遲：希惟涵
鑒不盡

又

足下才情風標即遵養時晦名無胫而走九域顧安
得縮地千里哉春來磊落逸懷當與墨池烟霧並發
仁風見惠若朝霞可餐時一披拂芝容在望計旦夕

攬白嶽之雲飲武谿之水安得復有人間肺腸即欲
以墨氏掩而五采之毫照暎龍尾其翩：佳致誰能
掩之僕善病不堪雕蟲杜門三月七箸日減每見佳
刻詞彥續粉綦組陸離以相標美不勝隄羨然珠玉
在前覺我形穢又萬冗叢集入直之勞幾同汗馬
東朝出閣造：聞雞東髮乘燭趨帷日高春榮馬還
邸頽然一榻不復知毛生安在矣坐是久祗裁荅草
草一二語塵忝滋多足下倘有嗜痂癖或采而存之
不然者侯少暇當以續貂或不厭其遲：為幸耳惟

不賜譙呵之何至愛

太史漪園焦公書

兩辱垂顧十年契濶之懷藉以少慰乃匆別去不能奉板款叙至今耿：歲裡以敝府公志事相敦迫未及尋便寄上拙艸至遠塵使者又增悚仄矣序亦草：塞命殊不足觀幸吾丈大加政削為望讀隣初長歌甚佳亦欲擬作一首奉贈而目前無少暇容徐畱之耳佳稿伏讀殊為神爽近日作者雖多類皆餽飭摹擬略無明目張膽之氣如偽造骨董刻畫徒工

絕無古色如吾丈言：發抒心曲凡所憂悲憤激盡底翻掀足使志士快心懦夫增氣真近日所未嘗有也二冊且畱此一看稍從容奉辭風便荒裁奉覆希以時自愛不盡

選部澹生王公書

每見邢子愿侍御揮灑煥若神明以為佳墨實助之今乃知程幼博先生力也惜不肖非其人橫叨尊施貯之錦囊又恐見磨安能一噴成字如班益哉卻有一語為門下助兵貴精而不貴多惟墨亦然善自珍

秘而已又見英、俠氣見於毫楮之間惟恐此生不
得相當明歲深秋或能躡屐遊白嶽過高齋玩弄寶
墨也門下其許我否

又

門下高才負氣為深文所中而終能以上書自脫汎
瀾尊集雖古之鄒陽今之盧耜無以踰之至於造墨
之佳冠絕昭代未聞奚珪父子握筆染翰若此者公
遂為千古一人矣所致既佳每以自娛雖至相知不
敢出示恐其奪去然念門下所費不少為之宛轉不

安別具所謂以木桃報瓊玖至於扇頭大作燕珠屑
玉遂為懷袖之珍亦欲少留使者奉荅而苦於代庖
思致不屬又不欲倩筆遂爾寐、索得同官董太初
一墨贖此兄韻中人也每嘆賞佳墨以為真金不換
耳况次捉筆都不成語真一笑置之

太史思白董公書

日門下之過吳會也徒以訪不佞而不佞荷衣蕙帶
煙波泛宅與鷁出沒隨風東西大都今夕之夕不知
明復何詣而門下復求之於婁江於犢川於吳門練

影安得有鈞徒分身哉然千里命駕問我雀羅志氣
之交雲天可薄新篇尺一寸情流美不佞之失門下
悵悵累日豈惟地主闕如而已哉墨苑題若序不佞
不敢後於諸公亦思發其憤懣而兒子受室百事倥
惚翰墨徵索客嘗滿坐如窳：短章以應促迫又非
不佞所安也已物色門下西郊置書郵稍暇卻寄不
佞有兩座師皆在新安未解宿草明年二月必訪高
齋報謝門下先此復不宣

諭德石簣陶公書

江干閒出獲識道範於不意間傾蓋之歡深慰夙昔
明發遂兼程而行不能少待仙舫頗為恨耳比接來
翰并惠新篇邂逅數語遂成一段佳事矣薄物附將
遠意非敢曰投瓊之報也諸不一一

太史銘鎮沈公書

主臣無狀追憶十年未第前曾與足下會長安道中
不佞始通藉無何而典客報罷矣爾來忽、十年都
無聞問獨時從長安市佳墨猶識君房字耳往歲客
從南來偶言及足下近且逮繫相為大駭異時典客

何狀坐使至此其自取耶其有人中之也今承遠訊
知己韓出可喜可喜所註墨苑璀璨可觀然足下墨
妙當在鑪錘間恐不心方負形質而已辱索鄙作媿
非別花人聊述行體一章以塞千里之命也不盡
觀察使認常然公書

僕神交足下有年而未及奉顏色頃過仙里造次中
關焉伏謁可謂緣薄惟僕雅有隄靡之好賈兒見詔
豹囊多藏硃石茲遇足下願得委心惟記室命之幸
甚

尊所制墨囊稱其表體貴于形非獨豹囊雁
錦之誇也往方氏以司馬作乘韋司馬擿賊古人
方子窟穴司馬兩相重兩相利乃尔余嘗讀司馬
壽江陵太公文所稱衆父之父六子之乾以天沉人
甲之倭哉余醜其人併醜其言方子汗流追逐猶
蠅集矢蟻附羶胡怪哉公獨卓然不為眩惑
真有堅立之三界之意所治一隄屢寧得不精
日者誤聽里人一二口語失失公今久諦之當不以

縹緗短公冶長作寶墨記一首附銀鹿山之集中
有序有賦未容添足更名小贊請俟異日邢子
愿韻人也西稱墨與香同一潤紐之猶書與畫迷
與禪者味列墨與香並為政此策必非無俚墨
沉香引墨香不能踰案而香香乃至透紙一如閣修
士一如敢名人二者相得當益重
丈諸王行此策婚媾二妙天下操觚士更當躍
然奮迅揭竿而先之矣
馮時可



侍御義陽彭公書

所刻墨苑甚善而序不足以稱之不揣作序寄覽倘
以為是附刻可也刻完幸寄二三本為老丈廣其傳
佳墨可無贈乎聞近時贈人止一二笏亡論謝序當
多况輩孫輩朋友輩親戚輩門生輩須多得方足分
人嘆：生七月中行矣老丈果來當以月初送則無
及也

歙部太初董公書

不佞對公車是時若房政陸沉金馬河北儋父新入

長安市事、鹵莽不能物色一歲星迄今憶之不當
媿死乎而君房猶道及之弥何君房是世間一片有
心男兒矣隄廩贖案、數語改不堪與諸名士補貂
君房何至天球珠之謔曰愛魔成癖將無同耶君房
塞上之行以秋為期此自男兒壯遊不佞不妨為倒
屣但春來病委頓不支旦暮乞山恐君房入春明門
不佞又長林豐草五鹿之墟矣奈何、墨苑精甚
痛歸山中無事當一、提筆為補其數不敢負也力
疾草覆

庫部澄溪羅公書

冬杪春初長安吏增一番劇冗薄德之能又增一場
大病第動中想靜憇肆熱途趨蔭然而岑寂中想知
已喉語之為快則亦不啻渴焦者欲就飲沐也門下
手書至正不佞杜門之時啓函再誦齒頰皆生靈液
何令人契慕若是墨苑出入搜羅遂成宇宙一掌奇
觀矧刻畫精工足如鬼神方寸若心垂不朽美事奈
經梅譜瞠乎後矣蒙屬不佞續貂愧非作者僅以五
章應命章郢政塞白可也不佞顏

太史霍林湯公書

往徒寶程氏隄糜耳從邱次僮德中接見門下眉端
有干將氣舌角霆轟若房氏自以俠絕托於墨以逸
也邪寒夜分袂終今蘊思苑中多累：大家不佞最
拙宜安其短而烏乎見長如復門下誘進不善自藏
拙遂為全苑中露壑矣入春三越月患目幾廢蠟時
晝夜抱火想中炭毒辱教之及勉拭洒就讀一過瞳
子為清然終以舐犢雨瞳遂不能裁和章儻然藉誌
不竟廢瞑寄荅當未晚也二扇書舊作併一稿附求

教言患目作字潦草惟亮在

太史鑑湖孫公書

夙聞門下高誼隱於玄默之鄉以逸名於紛華盛麗
之境頃觀墨苑新彙乃知凝神殫力積有年所矣佳
墨亟以端石試之真奇品也雕開氏之齋頗能發精
光以耀於文圃奈何昔人之不知用也門下創為之
足擅千古矣敬謝將命者不一

黃門惺田梁公書

門下抗節雲霄適志泉石真達人之高標而昔賢之

逸致也伏諗笑傲餘閒以其不盡之雅寄之墨苑願
精畢慮旁搜遠稽蓋已奪兩儀之巧妙苞三教之神
竒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以眇眇情凡奕者其
於世用世寶可同日語哉去歲謬承遠命勉搗小什
愧不能表章萬一且廁於玉林感門下采葑之誼
蓋銘戢弗啻矣何當復損佳墨先後綢繆耶三肅登
嘉謹此佈謝

衡部心澤胡公書

門下尚友墨卿樹此千秋之業且復廣示同好共垂

不朽不佞無能為役竊亦貪附青雲况申以敝友之
約輒忘固陋遂成績貂門下不以覆瓿重貽木灾安
所藏拙以為非笑媿矣媿矣乃厘使命既之佳墨願
不佞之於門下雖切臭味之投未有縞紵之獻即門
下過聽敝友而辱收之某何以得此於門下哉懼孤
盛美覲顏拜嘉使旋勒馬索書率爾布復未知所裁
遙憶仙蹤徒懷耿々

太史隣初顧公書

伏承賜問迴環省覽其悉近况傳雲之思浣慰多矣

墨苑名公書序 卷八
整閑墨肆而垂埃知已餘瀋流汁輝燐千秋豈願聞
奇於五都之市哉吾丈以此自居所謂有識者果不
異人意也不佞於典述無能為役它日縱觀鴻苑摩
娑豹囊中數九當可以敵易水之松烟矣使旋率爾
布謝忽焉春暮握手未期延首南雲可勝懸遲

太史陽隣盛公書

伏讀墨苑佳刻牢籠物態漱滌藝場盡豹囊龍樣之
形煥削木爛箱之色昔稱廬山易水名家詎能擅聲
於前先製入之藉以永垂謝不佞即才之數升腹

稿寧能忘玄香楮郡之贈擬就蕪言用旌龍劑第使
者倚馬倥傯無暇容尋盟異日先此陳謝

比部允初姚公書

榆蔭借芬景高踪之日久矣往為脩都者所違以致
韓非怨蠹鄒陽剖心然而演易傳書不足為大君子
累比灰然韓孺蟬就賓王翳惟尺霧能如青天白日
何墨苑一書哀然千古玄元靈氣尤前人巧思所未
及恥以蕪言溷諸璵玞奈何：：如命續貂幸為掩
拙何日得握手一談以罄豪況臨楮神造

別駕晉峰趙公書

之下以靜默之思超玄之致為子墨揚芳聲長光價
俾矣潘不得擅美於前而後來者難為之而此實藝
苑之珍而不朽之業不佞雖心賞神怡喜譚樂道如
鴻毛之言無足以揚盛美何春林欲暮抱痛幽棲忽
拜手書兼之佳墨几案增重愉懽無已榻管卒謝未
罄寸衷外附鄙刻就正騷壇

民部天迪林公書

昨從劉老丈綠玉山房獲觀足下墨苑不覺頓解製

得一歌寄齋頭吐吐松滋侯見之當為吐烟雲三日
晉安雖僻壤域乃武夷霍童兩洞天在焉足下鄙能
飛玉鳥一翱翔乎當具荔枝三百顆啖足下

學憲愚谷鄒公書

自田間一覲心清揚便沾御李入城誇示諸朋儕
三天子都有快士程先生幸得奉半面勝封萬戶侯
或隨囑守門者倘玉鳥見枉其亟報尋僕卧疴兩月
盟檝久廢謝一切容適足下過我守門以囑故報蒼
頭以病故辭而不知僕意寔不難於抱疴相待也曰

呼健足追逐而仙帆南下雲雨虛無矣僕生平不敢
拒謁者何敢拒足下墨賦呈覽砒砒砂礫以廁珠璣
得無形穢耶扇頭二詩妙絕薄有報瓊珉之悖一嘆
耳前惠諸墨大非常品所謂金不換幸有使者寄三
四挺毋謂僕得隴望蜀也

少冢宰相潭孫公書

見訪之明日不肖駕小舸走南津報謁且携一觴特
以邀從容驩而莫可點也跡之北津又跡之山中泉
上而卒莫可得而不肖乃悵然歸耳惟公惠而好我

贈我以長律餉我以玄玉而又觀我以臣帙不肖既
無所從跡公則取臣帙而勤繙之凡累日而公所為
詩若文三慮數十百篇不可勝讀也又曰得公蒙難
出險狀長號當哭灑血明心蓋其危哉語云詩能窮
人又云窮而後工公殆是乎於是不肖業盡習公之
才情志氣若雅相結納者即異日跡之而得淋漓杯
酒間亡以踰此矣使者迫欲去不及為一語答贈倉
皇書兩近作扇頭聊以博粲就評耳秋風送涼便堪
棄擲矣不具陳

民部白雪吳公書

江城溽暑如醉政謝一切緣對楮生玄晏諸君粗有
閉閣凝香之趣而靈鴻至茲絨領誨快披墨苑肆采
妍富繪事生動一圖一詠光影相照輒當置之帳中
坐起周觀用以滌煩解愠不心供翫寓目耳俚語遂
廁末簡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呼兒滌硯試研赤玉
足使火齊無色珊瑚冰寶再拜冰紈之惠變炎蒸于
閨闥起漁風於襟袖索抹眼邊俗物無足振瓊瑤塵
記室者值上使去程甚緊造次空絨題謝相期秋風

漁冷碩我石頭城畔杞辭悉心陳此芹澗不備後

廣文

方公書

不佞碌々風塵每得君房所為墨試之何啻隋和之
重第謂墨當今鮮儻耳及讀園中草而從新都人概
其禔復然後知足下個儻環竒有古賢豪節俠風蓋
其竒託於墨鳴於詩墨與詩要不足以盡足下之竒
萬一也豚子辱教愛有日碩不佞羈跡一羶無從班
荆而脩世雅迺區々鄉往夢到黃山幾度矣納復龍
門謀之昕夕尺素先申臨楮增結

太史緱山王公書

昨辱遠顧殊慙夙懷式適其旋竟不獲申投轄之敬
以為悵然茲拜手書兼枉佳什瓊玖在把白雪難賡
惟有奉揚仁風永矢勿諼而已不敏跼伏子舍已如
窮鱗伏羽無復雲霄之期門下愛我歲寒共盟幸無
越墨池一步也家君適遊客遠特并為告罪草：謝
教不盡欲言

太史隣初頌公書

使者玉再奉手尺兼損玄霜感勒之私何可言也披

閱墨苑無論考據精博結撰道典無光苑圃瓌比茲
華即其摹刻之工擅名國手畫苑中亦當奉之為撫
範矣何啻緗帙有此異書尚欲覓佳赫蹄求榻一本
錦暉玉璣裝潢之為子孫世：永寶耳海內名公得
觀是帙計無不欣然動色者更試玄香超冥軼李何
論近代哉使者送命草爾布謝報李未能但有心象
統希焰亮不盡區々

文學響泉宋公書

久知新都程先生不讀所為園中草幾以墨氏失

幼博矣海鄩之人耳目如三家市大都畫是抑豈屠
長卿所云右軍帚頭筆以書畫自掩將人之不盡知
程先生者亦以是故耶稱墨損既改為荒年之穀從
此池水盡黑皆先生之賜也鄩人少喜學書至今未
有長進家所藏率多舊墨然善品蓋少愛其色蒼然
貌嶮然亦自可把弄以終日也聞門下所製悉皆佳
妙絕倫何時得一微惠以光海壤使什襲藏之與網
中珊瑚共發夜旌乎唯先生留意拙書一帙并錦荔
一枝聊將遠意不以某物可也尚有乞其具之碧苔

綫半幅

司馬桐岡宗公書

巖穴陳人門下不佞時擯此豈老氏棄取之意乎抑
魯東劉翕之嗜也扇頭四作渾樸融貫蒼然蔚然短
歌轉折變幻直躋作者之壇把玩披拂時懷君子風
矣墨苑展頌及霞仰見門下識窮騶盍才探驟珠不
然安能極法象之顯折玄渺之微而未海內名賢之
筆如此其博且精也不佞自反鄙陋一旦廁諸賢之
後能無形穢之愆乎願門下之命何敢以不文辭計

惟墨寶太極一圖及二氏之說管中似有所見勉爾
數言錄求斤正語云注瓦或乃注金則昏斯之謂矣
其河洛諸說并墨苑小序尚俟面問請教茲未敢呈
也臨楮翹跂不次

黃門石林祝公書

別來如許春且暮矣何事又橫羅無妄之災亦名之
以今亦等之虛舟飄瓦可也夫平生負氣急於自明
常賈物忘末世末法非持三緘之戒不足以自度枕
李無言下自成蹊况墨苑一出海內賢豪為之鳴者
不少矣何必更曉：哉小兒已歸玩墨當寄之不敢
虛雅惠不佞九載考滿不日且北上伏承佳墨當攜
之以自隨以誇都人士之具隻眼者使命下辱正值
拾行李務冗遲速草率謝不盡言

勳部太初董公書

曩為足下撰墨寶一則方媿拙鄙無當大方碩荷鑒
賞遠勤清既閱靈氣諸品知足下葉廷珪輩中人已
讀扇頭四詩知足下進乎潘陸已又卒業園中草則
又進乎靈均長卿恨不識足下眉宇面孔把觥入林

今後惟有到處逢人說項斯耳力旋謹勅八行奉報
試錄二冊請政諸宗瑣屑統俟嗣希不一

宗伯穀峰于公書

人林北來業叨翰教舍人再過復奉瑤章所賜踰糜
浩稱神品何以當之每意足下遊心藝林窮極雅製
僕不勝欣艷欲為作一傳或賦以附墨君之友心許
久矣入春徂夏日為他債所逼未得從容深淪吐所
欲言使至以空質應負長者之托奈何昨飽中素過
此先為寄聲願做以旬月必有以報不敢虛也阿膠

此僕欲不負巨源丈之舉而不可得欲不呈其醜而
又不可得者長短共九章統希椽筆改竄命毫更錄
以付梓人愛愛銘心尤所翹望於形骸之外者也請
扇頭產什感慨益深慚短才不克印步巖韻以盡清
正之私別書俚句侑絨以獻非所為報祿也手勒不
虔統希心怡八木之劑告成乞得一螺作小楷不敢
輕試亦不敢多求耳餘不次

侍御廡陽金公書

都門邂逅罄話千古豈不稱大快哉第北道主人無

墨苑名公書法 卷八
能致款、方用為歎、乃故人不督其過、迨後之佳章
播之瑤頌、感曷可言、細觀門下、遇雅而夷、襟懷洒落
超然塵世之外、至於甘澹、素忘情景、不殺不害、一念
尤為脩慈、航超彼岸、真詮不佞之大、有快於門下、政
在此也、時日惠、臆杜門、索靜不盡、欲言曷勝、瞻切

又

故人光賁、得慰渴思、快如也、緣以俗冗、空憇未及、為
促膝之談、甚且適、館授冷、而者俱廢、印門下、不督過
其如自訟、乳、旦暮莫解、何茲又承惠墨、御希世之

三觴、所自製者、可助和煙之料、惟始入章、
又

中素行、後暑月、村居、劾毛顛、羅文例、作桐鄉世家、一
首、為是下、以桐易松、故改松澹封耳、適得雀刻、乃知
翟道侯、封已受、焦公茅土、因改為傳、以避之、遊戲之
作、聊備一體、不足稱文也、僕雅不工書、命侍史代草
托邢子愿、公為書一幅、當從彼中付使矣、子愿嘗索
阿膠云、欲作墨如須、此品僕當為是下、供之、小詩二
章、命兒書扇頭、奉謝前盛、使至汶上、為稅使所阻、聞

狀戲作一詩紀之已而墨至幸未陸沉也然此詩既成頃一呈覽亦有闕謠俗耳承惠在劑愧無以塞甚感甚感病冗率爾不盡

太史蘭岫朱公書

耳丈邁俗嗜古之槩久矣時從子墨氏沾揮灑之餘潤以托賤姓名行於世敢忘明德耶僕久困青衿於古文辭詩歌一以時藝枯腸從事豈可令大方如丈者見况以特起之製作貽自今以後之佳觀而俾蕪譚惡札錯出乎其間僕之額厚而丈之取善則誤矣

孫曾不少新當十襲之以志明德外具不腆藉手達意餘容黔回面悉并謝嘉白之錫

觀察東溟管公書

別後每念足下高義真足以薄雲天耳其以妙製擅名絕代也前月偶有荆溪之行失近道駕失此一晤不勝悵映適得手札重以松滋不盡珍品而二扇佳什極仞相信相愛至忱即以詞賦論亦非目前諸名士所及也第當之不無愧容耳拙題置在篇首尤見謬推之雅感刻何言傳書者立迫回音草率希謝

海陽明府東山李公書

郭山巨勝環溪如帶不佞曩入境時即知有石房為地靈增重也邇以公謁由秋浦道中會赤城石頗噴噴門下高雅不置口私竊躋慕之辱瑤翰遙賁知蚤煩枉顧為閩人阻蓋瑣役之無知可異也承賜新詩盥誦齒芬墨苑及佳墨二種俱領記室圖識清尚冗中草復併謝惟俯炤不備

諭德石晉陶公書

客歲湯太史致厚意職事填委愧未有以復也使

至再蒙佳訊重枉瑤篇何義之隆而詞之令乎自惟先君子之有一日於新安也至於今四十餘稔矣士大夫不以遠而遺棄之視僕依若其品享與夫朱潘皂蓋而臨民者何郡無守而先人獨得此於貴郡哉每感風謠之厚輒欲泣下以僕之猥鎖其文辭無足采錄在門下宜知之稔然猶拳於使命者蓋先大夫之以也病餘久不為辭賦輒趁筆書雜語七章博一笑而已不足存諸篇牘肅函附謝不宣

應天

陳廣文景雲公書

墨苑名公書啓 卷八
客歲承翰教草，裁谷殊未罄鄙衷。但檇櫟自甘敬
秩寄迤白門蓬藿之廬，真可羅雀門下。乃陸惠好專
使垂問重，以珎賜感，何可言玄元精刺庭珪以來，殆
無其正當什襲為世，寶至於諸品種，臻妙知門
下以玄理發生之霞矣。讀尊集如禁鼎鬻，無飡紫霞
備極芳潤，令人翩，欲僂而墨苑網羅。今古群言之
圃，真曠代偉觀。不佞以蕪陋之辭，何敢廁其間。或使
旋敬此附布謝私，爰之具少伸微忱。統惟鑒存臨
楮，曷勝嚮往。

太守天池巖公書

邇來間窗時以雀研，永日得君房墨，真為益友。矧先
生墨寶，留此久矣。茲附上是其親筆，遂刻諸苑中，可
也。冗次不備。

參軍衡岳丁公書

自昔曰巨源，一奉書足下，乃不佞屏跡自放，竟無由
再具尺一為候。起居不佞之疎，為甚。足下抱千古之
奇，立不朽之業。墨苑一書足垂後，來披之種，色有
倫。有章自今，謂墨苑重足下，異代謂足下重墨苑，即

妙製玄元大是神物儻謂足下立墨之極非邪扇頭
大作雅然晉魏讀之令人幾不自得假令晉魏人當
之猶然慙然也不謂黃山白岳中乃有此人欲成報
章匆卒不得且四詩大占境敵終不能報也南兵諸
墨非所敢承謹爾使者再拜稽首而謝

貴池赤城羅公書

頃車騎辱臨下邑蕭條無以御容門下不覺過之為
幸迺復承手教遠頒惠及豚犬布之几席瑰璋縱橫
何必海窟珊瑚山中琪樹即此墨中百品而張茂先
不勝載矣敢代為兒子稱謝墨解二首已為書就不
識可當墨苑之一噉否且臨池之技尤非所長惟門
下覽察而去取之不一

望江玉沙袁公書

欽挹大雅懸諸十年友不肖固陋久采翰墨皆不足
當作者後塵而門下著述之餘殫精子墨凝神進道
非復人巧海內名公騷客所鑒賞歌咏久盈湘帙富
矣大矣門下何所取林而賜之書札欲徵其家第可
訝也友不肖固陋而欽挹大雅懸諸十年一朝得以

對菲下體托青雲致不朽是為幸已辱加之雅遺則
愈過矣披閱圖刻觸目琳琅迴環玄鄉滿几圭鏤友
何人暴富至此乎古之英雄絕世未常不欣於知己
故玄德三分之傑一遇文舉喜見眉宇即門下推及
不肖附人林兄之誼非知而愛我必不以不朽相為
不肖之感深矣不揣敢為門下作一後序并下數贊
語以申意：倉卒未即塵埃使者有程又不可羈也
俟成篇專力候致別具不堪李報統乞慈怡天寒為
斯文自玉

無為州使君懷野任公書

門下聲華籍甚贈炙燕都士林之口不佞嚮往久矣
辱來諭乃知舍親黃慎老得廁莫逆交不佞蓋借光
焉而瑤函詩筆得覘大雅一班讀之令人歛衽脈脈
神遊蓋公之舍矣羨之遽使旋值冗迫中姑草率附
謝不腆何足報瓊聊當一芹之獻耳餘悰尚容專致
臨穎不禁磨馳

太湖桐栢碩公書

曩不佞齋貲購墨不知有是下也及得玄御墨品種

種精妙且如則還直不二不欺私心竊謂足下古質
實若子今人中不多見者嗣是羅赤城書來始知足
下豪傑好義有聲詞壇隄縻之業特其寄寓此自古
英雄一不得志於時往々有所托以垂名千載不朽
大業寧獨在鍾鼎間也捧誦華續詞旨茂美而詩篇
璀璨雋爽有致此可直接司馬之軌異日者登壇執
牛耳夫何難哉鼎續遠須具見高詣墨苑墨品一一
拜嘉歲之十藝昔人謂一生當著幾兩筱今得此於
足下可以畢此業矣小詩一章置之篋頭聊為足下
噴飯幸收之苦海為不佞藏拙可也肅此以候并謝
郵雲在望不盡依々

勳部澹生王公書

入春風雨愁人使者隻身遠道良苦此中梅花盛開
時發窗前之夢恨不得吾丈揮麈傳觴其中亦是欠
事明年此際能一顧我否所惠墨領訖可謂愈出愈
奇能為不肖特製數挺工料如金不換者必有以相
報墨苑精巧其天孫鬼工也其傳無疑矣目疾困甚
草勒不莊

太學公望程公書

海內以墨卿鳴者新安為之魁新安以墨卿鳴者足
下為之魁不佞近接台光兼蒙盛雅且慕且謝歸來
淨掃書帷焚香染翰神光炯爍紫霧騰飛悉從端硯
中而起有是哉奇之奇者也是下力奪天工製絕人
巧芳聲當垂之不朽矣常伴奉候愧無以為似適檢
篋內定造白雪樓若十握敬貢文右玄之佳品非此
若不能寫其精管子墨卿庶兩相為用矣足下其鑒
涵之乎幸甚

叅軍衡嶽丁公啟

仰惟門下江左異品新都奇才詞賦舊名家寧惟班
馬之右墨苑今作者若出淵雲之間憶典漢代官儀
肅萬國而拜袞冕遂成周家禮樂領群辟以侍若王
表之清朝近臣英之當代鉅望無端非語雅意歸來
但直己之自信豈讒人之罔極坐園中而視草讀其
文慨慨悲歌核紙上之成言即其事痛哭流涕既而
飛霜擊於燕地日之振風告於齊堂出諸幽深之中
暴之光明之域公踪已白人謂無寬生為聖世之逸

民製作錦囊之妙墨俾鳥跡玉牒鬱雲起乎翰林將
操觚含毫繁風飛而聽監爰成佳刻自序請文尺素
到湘江辱公惠我片言飛几案托字將心謹謝

當塗明府遂東王公書

古人有意氣之交即一面未識何害為知己不佞交
海內之士甚廣然耳君房之名蓋不啻雷灌矣七年
江干今日作牛馬喘每憶仁兄之墨隱譜長而意遠
輒為羨絕但不敢先冒按劍之恥而不意蘭心華韻
先有芳訊之來也情儀備篤感謝之使耆耋日正

值新命重移然尚欲至荆門候部考選則尚可同
在燕市中諷笑耳百冗蝟張腸俗而腕弱墨苑序殊
不文仁兄不遺姓字令善書人好鑄之扇頭佳句美
溢愛深何以堪之敬為賦謝兼致小物引意匪敢云
報也惟仁兄存之不佞還欲墨幾許為入京資友之
用不日差人持值來尚有嗣音此不惶覩縷也

貴池明府赤城羅公書

初春使至索報甚匆謂門下二月初即行也以故長
安故人僅附表告卿一書今接來教乃知旦暮始發

矯首河橋無緣折柳韓退之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於董生之行榮其必合門下意氣吞吐雲夢九何啻十倍董生斗酒和歌片言契合當必有結締千秋也者敢以為門下贈薄具聊當祖敬統惟鑒在
霑益州使君東台汪公書

去春辱琳琅之函并玄卿之賜迄今耿耿恨僻處山城無能時通訊候耳新都有門下宦遊四方者靡不借光若洪觀察公每相見輒自津而回儕則時時相索真可謂今之墨聖前無古人矣尚冀晉謁以聆

玄旨不宣

觀察使文所馮公書

尊所製墨裏稱其表體貴于形非獨豹囊雁錦足誇也往方氏以司馬作乘韋司馬擿賊古人方子窟穴司馬兩相重兩相利乃爾嘗讀司馬壽江陵太公文所稱衆父之父六子之乾以天況人卑，佞哉余醜其人併醜其言方子汗流追逐猶蠅集矢蟻附羶胡怪哉公獨卓然不為眩惑真有豎立三界之意所治一隄廩寧得不精日者誤聽里人一二口語幾失公

今久諦之當不以縲紲短公治長作寶墨記一首附
銀鹿上之集中有序有賦未容添足更有小贊請俟
異日邢子愿韻人也所稱墨與香同一關紐亦猶書
與畫謎與禪有味哉墨與香並為政此策必非無俚
墨沉香引墨香不能踰案而香香乃至透垣一如閨
脩士一如噉名人二者相得當益章，夫請亟行此
策婚媾二妙天下操觚士更當躍然奮迅揭竿而先
之矣

又

昨擬作記耳偶有餘瀋聊為作贊媿不能稱墨家南
董公以玄契墨而墨以玄效公知己作伴亦何羨凌
煙自此以後天下齒頰若房唐奚宋潘跼躅九幽矣
有深髯者有微髯者並道公括諸程六千緡以往自
此招致墨卿當不減益嘗三千倘幸舍既滿以波及
晉國何如一咲

又

嘗見宋小說謂李廷珪既以墨名贗者甚衆有好事
張公子欲得真者使使至其家以最美圓珠飾其首

後德壽重華兩宮爭構僅得一笏即公子所專造者
公子圓珠一顆價直百金蓋全用為題非研磨為料
也公製墨精妙何人能飭表贗售此如晉陽真主不
衫不履自走天下英雄何待冠冕珮玉也然今世重
墨若張公子恐察之矣王辰玉詞林翹楚何以苑中
不見一字豈誤遺耶使若再來幸續示之不佞初夏
往長安佳墨見貺當以資平乘一玩不敢用代朱門
羔雁也

又

我丈狹色雄心飛揚六合即酒杯間意氣便足千古
何幸如之佳墨之賜多矣益善但媿投瓊無能為報
耳對客草覆此謝不一

廣文惺衷方公書

不佞樸櫟已足比數曩者以豚兒沐雅愛故敢通一
刺致謝門下並伸仰止之私而明公不以為樸櫟而
棄捐之既賜令音復辱瓊瑤之報厚碩殷懃出自匪
望覽佳篇知幽懷逸志而禹錫輩當拜下風試國香
臨池之際恍惚若五色雲起而送珪父子當避三舍

明公何曠世絕倫至此哉不佞何備厚遇明公至此
哉唯是一種羈守咫尺斗山末繇瞻對寤寐徒勤耿
耿耳倘徼天之幸拜一命於大鄣之間折腰之暇得
追隨杖屨商訂千秋則不佞私衷充足生平之願焉
第恐造化妒人不能什伯如薄命廣文意也茲因敝
力之便謹漱八行奉候起居并布積悃爰、微忱聊
佐雙鯉不足為敬恃通家意氣不我督過耳墨苑想
已卒業尚有白於左者雖僖父之談不足為重但藉
明公芳躅足附名不朽或此地有名人亦敢借求附

末臨風草、不罄心聲

太史蘭岵朱公書

昨奉雄談不勝愉快豪俠胸懷才賢邃抱大非塵界
中數、見者俟台旌返自塞上再揭披露以悉

司馬桐江宋公書

大道大隱天地何言然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太極河
洛神物露象成形現于世間乃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意也是圖也天命人性之蘊奧盡性立命之玄工
顯備于斯人顧不察體而行之耳四大聖人則之作

易誠非杜撰古人教人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又要
參自家一箇主人公畢竟在甚處安身立命是知學
者不考河洛根源不會經文宗旨則自己主人本來
面目終無分曉着落又何能曉生死路頭知性知天
盡性立命而與造化同一混闢無窮也不佞士流末
品幸遇門下名賢叨為知己故不敢隱諱盡出底藏
又有近草數篇奉覽請教極知蠡測管窺言不盡意
上何敢擬諸賢聖之作為下何敢慙衆大家之意指
程以一得之愚掇拾遺言補譯未幾為宗河洛者肇

階梯云爾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又

不敢冒謁乃奉尊命恃知愛且安老拙也京書一封
送龍江相公者乞致聲不佞世慮今已盡灰祇幸
托芘老能行走強飯耳餘無足道也易簡諸篇僕近
日靜中所得非撫拾他人語者如遇海內賢豪輩果
有同志不凡方可密布之否不大笑必大惡矣如何
據案草書言不盡意沿途希為珍蓄不備

水部忠菴楊公書

君房足下臣不佞神交心醉久矣深歆趨在下風為
之執鞭所欣慕焉詎意文旆儼然左顧狂叫倒屣杯
酒迓奉若不頃刻而定交千古矣行色匆匆繫何之
故屈指歸來不佞又早使竣而去載奉顏色或在燕
市之中而實未敢必也小孫豚犬何勞長者篤念如
此開械熟玩不能什手檢得數笏遺之便覺熱中又
安忍容易捨去乃吾文笥中亦不可缺此物耳冗次
占謝所諭銘心亦欲附驥只恐不腆之文有點瑰異
未識足下何以教我

學憲愚谷鄒公書

卧病三月未出齋除忽得八行知錦車在望欲一負
弩未能柰何玄玉種、悉是連城白雪言、盡足驚
坐一賦瓦礫博得如許僕于是有起色矣返駕何時
幸一破雀羅萬勿題鳳拙筭一握拙染一幘聊當報
瓊

少宗伯荆巖楊公書

丙戌論交于今二十載矣昨接光顏恍然如昔足下
長於不佞十歲而色澤加潤鬚髯未鬢乃不佞則皓

然一翁也豈非山澤之臞原在意得不佞固宜爾耶
署中之集為城闈所促匆々別去未罄所懷尚當為
故人治布衣之具懽此平生也呵々玄元佳品重於
百朋寘之墨池便如玄龍吐輕烟光生斗室第愧臨
池主人不稱耳

周卿念東于公書

曩者一交臂而失之倏忽又三易寒暄候矣山川阻
脩踈於聞問悵也如何茲再入白門從焦太史處奉
手書隆情雅意溢於筆札足下之念我深矣賜來佳

製種、精絕且無論其煙即積之華麗燦然奪目謹
藏之為世珍至于墨苑一書刻畫之工詞華之富又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而不佞亦獲以魚目混珠附傳
千秋抑何幸哉茲仗芘量移周寺於春杪揚舲北矣
謹留尺一奉報以謝把臂何時伏楮軫結

太保理菴蹇公書

不佞往為郎祠部及於役新都緣符卿觀察兩公杯
酒之驩得一再晤公固已知超才邃養計必脫穎成
均矣別來三十餘載各天相望每聞學士大夫同君

實子瞻之好者謂隄靡無踰新都而幼博所督造獨
與廷珪異代稱竒蓋於操觚擣藻之外無嗜墨專攻
以博名高不佞心識之頃田間再起薊鎮重來河山
阻脩尚踈裁訊乃遠承使翰貽之玄玉重之墨苑至
寵我以長篇手之三復宛然大雅及展玩墨苑則公
文賦歌銘與海內諸名作總之隋珠和璧灼彩爭輝
使人應接不暇而臨池試墨卓爾精工實從神授即
千載而後不必墨存而有墨苑雖謂幼博與廷珪並
存可也矧高義雄文又自足傳遠耶謹勒狀代謝別

具不腆僭勞使者舊作書扇頭請教不盡願言統惟
亮在

又

得手教始知足下移玉檀城而中軍以例辭使三十
載故交未由握掌話今昔抱歎殊甚車從遙爨只尺
清光惟有神馳謹茲代候別稿甚佳與所惠隄靡並
重矣再謝

太保山陰朱相公書

比從羅兵部處得所贈大篇及佳墨之惠殊不敢當

古之得道者曰用志不分迺凝于神公伎至此進乎
道矣僕耄且冗不復能理筆札倘旦夕釋負去尚當
為公記之以附於海內羣玉之後也先此附謝不既
宮諭青陽翁公書

十載睽違一朝合併披衷抒懷喜慰可知讀所惠墨
苑率多名家鉅筆不佞褊褊奚敢續貂迺台命儼臨
寔難自外且得以數言託諸公于不朽固所願也旬
日以來應酬填委且腸風大作弱不可支坐此未獲
操觚容即圖之以副雅注察天一注金丹誠希世竒

珍眼中所未睹者寵賜稠疊媿無以當置之笥中如
貧夫暴富恐偷兒夜瞰其室耳呵、中涓鵠立鹵略
附謝尚需踵叩不悉

太史夷白劉公書

未緣晤對而門下之墨瀋沾灑波餘久已十載交神
千里縮地乃今何幸得臨况也復辱牙香之貽重比
百朋踰踰拱壁已不能堪而益以雙苑義何敢拜唯
是再三之命誼難唐突冒昧登嘉高情雲天感仞無
已草、占謝諸容面布

黃門聚洲王公書

候補得下塵勞鞅掌會無一刻暇而從役南還如火坐是不能呵凍立就以副尊委雖然不佞雖不文既屬同調何敢愛醜俟春和時必搜枯腸冀附青雲以托不朽也隄縻之精至所謂玄元靈氣極矣南鴻北翔懇為我製二觔藏為世、瑤案頭使時生光恠即所費麥多當一、奉償不惜隆情篤誼鏤骨踰涯乃投報之願尚闕如也臨穎瞻注

銓部儕鶴趙公書

僕薄游之日淺退而隱於鄙上聞見甚少以為天下亦無異人盡於其所交與者矣得門下之墨苑讀之天下猶有人哉何門下之文之雄艷而意氣之峻嶒突兀也意者其潢洋而無所寄而寄之乎天地古今萬物之賾而悉以寄之乎墨以抒其竒思又博求天下之文人共為讚述僕非文人也門下亦欲載其姓名蓋惟恐有所遺也夫僕固願托門下以通狂惑焉無功而得妙墨五種感德多矣餘不具

太史員嶠溫公書

曾從友人得靈氣試之弗啻拱壁昨聞駕至喜不自
勝猥以抱疴未遑趨候頽辱枉玉重失款迎歎可知
已佳製種、珍品非所敢辭敬登嘉以識明德嗣圖
踵謝不一

又

數年想慕僅見君房之墨耳一朝傾蓋豪氣橫溢雄
辭錯落始識君房之品矣聞不如見今乃信之墨苑
一書便足千古僕即樸遼終當盡抽枯腸共成不朽
然世有具眼三都非玄晏所能重耳薄具菲程殊媿

輜褭幸賜晒存尤荷

太史恭華張公書

頃辱珍惠種、于茲以來壁立之室枕不敢高蓋光
怪燭天不肖偷兒謂必明珠大貝不知為足下數寸
煙也足下墨無前人圖奪造化諸公品題具矣不佞
則謂足下自足不朽彼奚李父子品題者何人哉迨
今名籍、在人口吻間不置也故即有諸公言等之
無言不佞何敢復贅無已謹以四詩徃此道向所未
善輒爾刻畫無益庶幾于文章氣俠得萬一之彷彿

耳幸笑而寘之不敢蓄梨續貂也薄將繭紬一端東
牟物足下幸無擲榆子誠齊人知有齊產而已矣侑
以壇履一雙不成享故不敢莊啟

又

拜命之辱知寓來禽齋頭主客一時足稱勅敵今想
唱和成卷帙乎頃報匆々殊不盡意不佞自諳不文
不敢溷瓦礫於珠玉而足下必欲令嫫母塗澤醜女
捧心耶縱足下忘其惡將如攬鏡失笑易睨却走何
矣去人立馬冗極草復

大丞中鏡源涂公書

壬辰由彭熙老得遂瞻對魚領雄譚竊已高足下之
義嗣是不佞于役南北足下亦以鼠牙遘難久之事
理始明雖曾辱惠書而故人天外遠不可即昨始再
瞻風采沾々話舊不勝離別之感且辱遺我佳墨數
種讀墨苑一書足下製作可謂一時絕技餘墨皆佳
獨才元靈氣直是前無古人夫恬之筆倫之紙皆有
功藝苑其人皆精識卓然非直一藝之工已也而墨
之傳頗不著于二公天地間秘密豈無待於後人而

始洩耶足下真其人矣墨苑名公序說已詳玄元靈
氣不佞宜為一贊顧不佞非辭人所好別有在姑提
筆勉為之

太史霍林湯公書

竒病作苦經四月始出、則跡門下云既去耳已而
聞其狀更竒墨乃磨人耶一咲病殘之夫齒腕俱脫
僅取原韻補塞之本自非材何言盡也

黃門虎谿袁公書

不佞耳君房之名久矣忽真人紫氣賁我衡茅則倒

屣豈足為敬乃闈人不知槩用長安辭客之例使足
下山陰興盡而不佞旋即報謁亦弗克遂樞衣何神
交之易而覲面之難也嗣聞足下有意外之侮稅駕
西郊則不佞有撫瑤琴而自失耳讀墨苑不獨隄靡
之精足掩千古而著作之美且富直前無作者方擬
為荒穢之辭附托不朽而瑣闥之命隨下日逐牛
馬走中蓋鉛槧俱成廢閣而前顧莫償矣承手教令
人愧汗浹踵然竟無能覓寸畧之暇了此前件則惟
冀及寬政假以歲月倘俗吏不即汨沒則染翰當有

時也使旋况甚聊布區、詩扇二握請政不一

太史楊陟盛公書

不佞向侍家大人案頭即知新都有程君房氏海內
奇士也嗣後奉教札繾綣感企殊殷願以不得承顏
聆詞為憾頃者門下入都私衷甚欣忭以為當得十
日之飲徵究玄元靈氣秘異原本古昔贊揚獨初作
一考以據數十年來積忱不虞門下無端有意外網
羅嘆惋方圖所以唁慰而門下歸駕已翻然遠舉躡
其蹤而弗得令人黯然銷魂蒙頒華函更錫佳墨詢

知起居感慰交集敬以拙作四首附使請教倘其中
一二語有當精煙願異日以所贊佳墨各惠一方不
佞不敢徼廉聲也呵凍手書不工入刻時還令謄真
何如

比部二太南公書

不佞向往門下數年于茲矣雖神情寤寐願未繇沃
聆欵唾昨辱枉駕殊慰飢渴重以寶墨妙鑄見遺諦
觀披對駭目洞心仰見門下匠意經紀廣蒐精研可
謂殫長百氏擅業千秋矣既而圖窮文見又諗綴詞

通古博覽無今實繫藝圃之宗工寧獨子墨之忠臣
哉不佞投分墨卿若將邀春雲而染翰受知文伯亦
復逆秋水而望洋敢不勉圖續貂以希附驥千古之
遇幸也何如惟是不佞諸父昆弟統慕臨池咸知近
墨望益分數篋不佞將走力致之使均沐惠澤共承
嘉藻則門下之愛兼矣墨惟彩函值從實錄敢虧椀
報以負松芳惟門下鑒之尚容面布不宣

諭德湘洲李公書

聞君房之名久矣而不克見纔一見君房君房又復

以憂患南走不及倒君房之廩困列之目前以捧腹
相賞是可惜也君房書來筆勢豪放意思安閒其僕
云又將挾文字千卷墨數萬挺重來予日夜望之焉
所許不敏之詞當面以相付不敢將去也去時復承
扇頭長篇并謝不盡

中翰嚴所吳公書

向辱左顧獲瞻芝宇迄今有如玉之思昨者以報
命入都席未暇煖不虞玉趾之涉燕水也把晤有期
良用欣慰乃佳墨寵及不啻百朋感謝明後日又有

頒給之役未遑擁篲渴圖傾注三日為期

孝廉文起文公書

君房先生名滿海內所交皆當世賢豪長者願安取
蹠蹠鄙生而幸辱臨貺更蒙垂記一九隄糜先生圭
竇矣苑中諸作木難火齊交暉並映廁以俚語不太
形穢耶尊命鄭重所不能辭敬奏一篇寧足驅駕名
公焜煌佳集徒足灾梨耳先生仁者肯為藏拙乎使
旋專此附復并致謝私向日道金閭當十日周旋聽
高談若雲一洗胸中磊礪也不腆尺幅輔以縞帶聊

伴荒絨主臣不備

太史東蓀睦公書

去秋辱惠顧廢圃中良憫數十年渴仰時不佞甫請
告卒、不辨歎留隨遣問之水濱則成烏有矣豈穀
城老人之于張孺子倏現不再現者耶第不佞所受
教為盈握玄珠不知視素書黃石珍秘宜若何耳別
來忽復中夏時、訊游踪於貴鄉諸君子知己旋自
燕齊而會不佞方以秋杪有事黃山白嶽間獲追隨
傾倒之為快使至更接手札兼拜新刻新劑何門下

垂念殷、迺耳豈其誠有取于不佞、一豎儒性又嬾
嫚不可支倘以其浪語而抗顏大方重玷佳篇巨袞
則媿甚且以廁海內諸名公勝士之後增益媿甚用
是遲回久之乃今不可以再虛矣埃造謁時當懷片
楮為贄惟冀借之齒頰定之雌黃毋竟墨焉已也

太史瀛海張公書

前使者嘶命至不見索報心固訝之然是時病甚亦
不能具報也不佞賦性頹嬾凡有所委不嚴督不能
辨尊命再三知不可已渣草具數言塞白又嬾于脩

詞不文之甚柰何以廁珠玉之側也佳墨疊、可供
硯田三歲蓄畬矣使歸附謝有懷高雅俟之異日

宮諭青陽翁公書

旅歲幸覩芝眉不勝喜躍方期晨夕過從領畧玄論
以罄契濶之懷窮象物之理一快宵憶廣所見聞不
謂飛塵汚人霍馭南駛玄度之想悵可知也足下適
志丘園怡情竹素俯仰塵世若不相關且風雅大業
足以揚芬墨苑竒寶足以垂世即吾輩微逐俗場曾
不足當達人一嘯何有于瓊瑣含沙細物而置之齒

類間哉載辱瑤華深戢雅注因讀新什如神葩紫葍
芳菲襲人把玩無已至於獎予不佞大過情實惟是
諸公名筆乃瑤圃積玉無非夜光而俚語貂續徒覺
形穢耳足下昌歎之好抑何僻也使旋附謝莫罄所
懷冗不宣心恃有炤亮

大中丞鏡源涂公書

客歲長安再瞻芝宇相對罔然若夢若覺不勝離別
之感正擬得間將為竟日之譚不虞麋鹿興於几席
徒令拂袖南旋長安故人有懷於邑別來懸念想同

之已足下自竒品惟稍見竒以取忌市兒輒復遭此
然足下本色自在僭為表而出之使世之知足下者
當以愚言為左券非虛譽也更辱遠使及嘉墨之贖
不亦重疊乎舊與海內諸賢續理洙泗之業頗為知
已災木寄去二種用見鄙意足下試一叅之以為何
如風便草々附謝臨楮曷任馳遡

中翰雲浦蘓公書

從來人有神技有神然技之神者非得人亦終泯々
則人之神於技也審矣不佞諸無所好雅有毛穎隄

麋之僻毛穎間一得當而隄麋則大索之名公鉅卿
騷人墨客鮮當也嘗自為求之太苛不能無罪比從
畢孟侯氏得所謂君房氏玄元靈氣見其色黯而質
堅心竊異之急呀矣兒淨綠端拭荆箋一揮灑楮邊
隱隱神吐仰射白日乃擲筆而嘆曰蘇生不苛此道
自無當蘇生者今始渙然冰釋矣為之賦黃金獅子
座北斗七星二品要之一段苦心他日且為賦之使
千百年後知技之有神亦是一段佳話也

黃門東郊畢公書

都門分袂歲禴載更玄度之思何能已于懷也緬惟
青竹汗殘蒼螺石盡易水風寒古工荒遯玄德下衰
久矣門下獨以玄眇之思託于墨隱其巧專而外滑
消故以墨名家遂爾超入三昧負絕千古進乎技矣
別來漫賦長歌一篇却寄小言詹、無足一當大方
差賢于世之剝剝者耳時方有事臨池忽拜隄麋之
賜函呼奚奴拭所藏宋硯試之寶光燁、射人崩目
迺胸直可令月魄虧精蒼藜奪色矣嘗思古人嗜墨
者如滕達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弄

筆之餘乃啜飲之而後乃今知啜飲之沁人心脾也
使還率、謝復不禁神馳尊酒細論願以異日

北部人林宗弟書

異哉、不佞且戒行而所知爭以墨卿見贖日可
盈篋顧絕無君房半挺墨之為道也則君房為政墨
不若房安取盈篋聞君房近務深藏罷市留千歲之
後以瑛知己不欲與世人屑、即市以與人者亦必
窮究其所以而所與者非知墨槩從謝絕迺市者不
知不佞之深於墨而微聞君房之病不佞又堅不白

其姓名則不佞安得君房之墨而置之篋中夫墨之
體晦而其用則彰墨之質闇而其光則耀君房守黑
有年思以墨易天下乃并欲斬其用韜其光豈將以
不傳傳耶來札謂曾許不佞墨數有差此不復記亦
不敢當第願君房為不佞開市三日則所得多於君
房所貽也自若房言之以謂得黃金百鎰不若身後
一日名自不佞計之與願君房千歲名不若生前墨
一挺夫購墨者必先走君房不得則屬知交轉購之
又不得則更易姓氏詭購之如此亦不可不謂知墨

也者而必曰吾歲之以待知己則今世當不復有君
房之墨矣苟無真君房將贗君房者四出事勢相激
曷足怪焉且無真君房即有贗君房吾誰使正之故
不佞為君房計者不妨流布寓內毋抱獨知之契也
猥云是不得君房墨也者而因以行說是專務為自
計者雖不中不遠矣一咲行期尚在仲秋之初話別
之期再訂

太史愷陽孫公書

接足下五月書問訊興居獨不得一披雄風之為快

然日為足下玄元君磨我矣少時曾戲傳松滋得足
下玄元君知漆園吏出世更戲為傳及閱佳刻則又
羞澁不欲出手僕蓬塊中日為它債束縛尚未能
磨玄元以吐所欲言也使者倚索聊以此實空函然
無于脫巾倚牀時入覽恐飯噴燕支口也笑

太史隣初領公書

昨赴客召夜歸而覩尊刺喜躍無已今適有小兒未
獲奉詣而翰教至矣珍墨名刻駢以見餉如登玉峰
而探珠藏什襲珍獲傳之不朽吾丈之惠何其厚也

不佞感戰固非筆楮所能道矣率爾附謝不盡願言
嗣容面罄

高安令君鍾衡田公書

字中稱墨之精者惟新安而新安稱墨之精者門下
其首出矣况墨非凡技為士人前茅為國家樞紐則
門下此技蓋旋乾轉坤之手而又超古絕今之能也
每研門下墨如天球玄璧光映文房不佞之神交左
右久矣迹者遇貴鄉佳客稱門下高品不佞益醉心
焉又聞門下刻有觀音大士經普施夫以門下握至

大有功于儒者又以餘力而逃禪大士一懺實盡洩
天竺之秘俾學者滌塵去妄亦謂非吾儒正心誠意
之助不可則又儒與釋功臣也不佞從事于此久矣
門下俯鑒而分其一此銘刻其與大士神功門下普
施同不朽乎細讀墨苑一書名公揮藻幾遍天下門
下洵以友天下之士生即當効秋蟬一鳴以贊化工
之盛而煩邑罷神力不從心且又不敢以草草効容
秒冬便後至新安當呈拙語數句以志誦再一切准
墨或有定值便賜一單容盍搜杖頭易至寶也空函

羞澁以去役難携俟專竭布主臣

又

向辱雅惠墨與苑為世二寶生併獲之每把玩間不覺簿書之勞頓釋也業已裁謝想入記室矣于公餘時放膽効頻妄意續貂俚語一篇謹贖呈覽伏惟郅正生忝後筠陽兩為報改惟苦 聖明俞旨之艱萬一天日可回則量移不遠趨赴都門擬便塵吳越勝槩由東而北道經新安覲面有期促席話心願以此日佳墨價值有單萬希即發臨穎可勝懸懸薄具

技而復究心性命崇尚妙空豈金粟如來後身乎不佞亦從事法門者謹齋心馳後叩請伏惟絜然蓋聞菩薩普救衆生不以西方之遠而遺化于中土故近者面授遠者神授門下誓必施躬請者而不佞之專後亦以神授者望門下門下其善傳大士之慈悲而輪空喜發斯為刊施本念也不佞且翹首俟矣薄具知賴以敝鄉之物為將亦布恭請法旨之誠耳惟鑒原曷勝懸注

又

門下固宇內奇人也不佞向特竊聞耳未獲納交門
下之墨固宇內奇珍也不佞向特偶見其一耳未獲
多得迺者辱手札肝膽相照意氣相許而所頒雀墨
則玄光照室香霧襲人夜光之珠遜明連城之璧讓
潤至于玄元靈氣一種即古稱金壺之精龍紋之品
且退三舍人與墨不兩奇耶或者夫欲洩此玄冥之
氣以助文人墨士而固假手于門下亦未可知不然
何獨創迺爾不佞當藏之十襲以傳家矣古者儒墨
併稱今則儒非墨不顯門下以儒化墨引墨歸儒真

右函統惟鑒宥更禱

平湖令君象林蕭公書

不佞鄙人也無能辨墨獨雅慕君房程先生蓋墨苑
一書盛傳于天下讀其書想見其墨因其墨想見其
人恨未嘗遇真墨耳不揣未同唐突以請聊以志賞
鑒之私如此方今求君房墨者盡海內豈必識其姓
名哉不佞過矣

大京兆尹文江徐公書

門下清標令譽藉：海內不佞即未望見顏色胸次

身有君房久矣忽辱瑤翰遠馳推獎逾溢錫以雀墨
種：精妙殊非不佞所宜蒙者第知出自特念又不
敢固却也門下于墨法中已奪李氏父子之符而墨
苑一書璀璨滿紙更為不朽隹事諸名公所以揚詡
之者已備薄劣何能以不文之詞濫廁其間也謹托
便羽鳴謝不腆之致愧非報瓊仰祈鑒頓是荷

